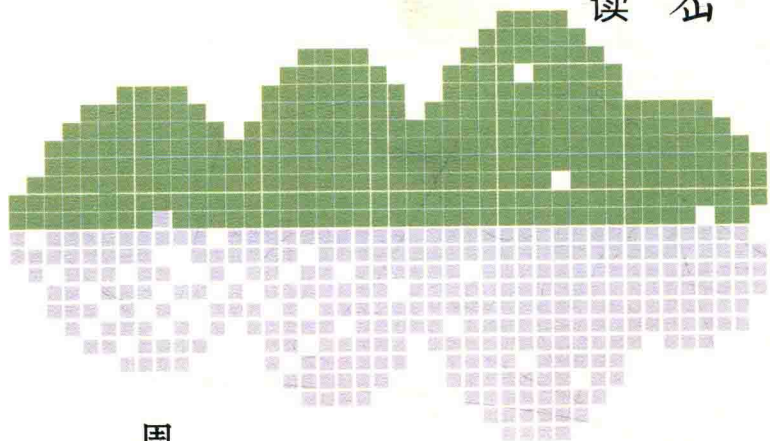


故事、儿童 和作家的秘密

——走近儿童阅读



周益民
编著

中国轻工业出版社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故事、儿童和作家的秘密

——走近儿童阅读

周益民 编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故事、儿童和作家的秘密：走近儿童阅读 / 周益民
编著. —北京：中国轻工业出版社，2016.2
ISBN 978-7-5184-0801-6

I. ①故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阅读课—教学研究—
小学 IV. ①G623.23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311318号

总策划：石 铁

策划编辑：孔胜楠

责任编辑：孔胜楠

责任终审：杜文勇

责任监印：刘志颖

出版发行：中国轻工业出版社（北京东长安街6号，邮编：100740）

印 刷：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各地新华书店

版 次：2016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 本：880×1230 1/32 印张：8.75

字 数：104千字

印 数：1—5000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84-0801-6 定价：32.00元

读者服务部邮购热线电话：400-698-1619 010-65125990 传真：010-65262933

发行电话：010-65128898 传真：010-85113293

网 址：<http://www.wqedu.com>

电子信箱：wanqianedu1998@aliyun.com

如发现图书残缺请直接与我社读者服务部（邮购）联系调换

151215Y1X101ZBW

序

刘绪源

记得是2010年初秋，中国作家协会在桂林开过一个儿童文学理论研讨会，我在发言时开玩笑地说：“旧俄时代没有作家协会，但别林斯基、车尔尼雪夫斯基、杜勃罗留波夫等人又编、又评、又创作，起到了类似作协创研部的作用。”的确，19世纪俄罗斯文学会有如此惊人的发展，和这些大批评家的存在是大有关系的。我们现在有了作协，有了创研部等专职机构，但民间力量仍不容忽略。不光是民间的大家、左右着学界动向的权威们不应忽略，我所指的，还包括那些虽不太有名，影响也未必非常巨大的批评者、研究者和阅读者。鲁迅曾专门论说过“天才”和“土壤”的关系，在给赖少麒的信中还说：“巨大的建筑，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，我们何妨做做这一木一石呢？”（1935年6月29日函）尤其当有些大家、权威、名人太不争气、太不靠谱时，这“一木一石”的作用，就显得更重要了。

周益民先生在儿童文学界就常起着一木一石的作用。他是教师，在课堂上教儿童文学，和孩子们天天讨论儿童文学，自己也热爱儿童文学。他写评论，也编著过多种相关的书。在考虑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问题时，我其实很愿意听取像他这样的独立思考者的意见。这一本“作家访谈”，是益民多年劳作的产物，作家分布面广，所谈又有深度，它的结集出版，是中国儿童文学界的幸事。

访谈并不是容易的事。对象的选择，问题的设计，谈话的推

进……这一切，无不体现着访谈者的心血，这本身就是“评论”，是实际起到评论和研究的效果的，只不过没有直接站出来大发议论罢了。我曾和哲学家李泽厚先生做过两本对谈，在第一部《该中国哲学登场了？》出版并颇获好评后，李先生的一位精通他著作的朋友，曾奉献了一份访谈提纲供我参考，希望我们的下一本书按此进行。我看了以后，没有接受。我对李先生说，如果这样谈，那几乎就是把你的著述和观点缕述一遍，虽然面面俱到，但那是普及的工作，不是创造的工作；我希望下一本书仍从问题出发，从你的理论的难点、我的疑点、当下的时代发展与你的理论的碰撞出发，这才更有趣味和张力，也能把理论思考推向前进。李先生欣然接受了这一意见，这才有了第二本《中国哲学如何登场？》。有过这两次实践，就使我对益民先生这本访谈的构想，有了更多心领神会之处。

我以为，这本“作家访谈”，是有多方面的价值的。

首先，能推进理论思考。比如，在采访孙幼军时，问到：“什么样的童话是好童话？”孙答：“孩子喜欢的。”又补充道，“有人老爱说‘孩子喜欢的作品不一定是好作品’，这话绝对正确。可我爱说的一句是：‘孩子不喜欢的作品一定不是好作品’。具体到童话，当然也如此。”这真是答得又机智又有趣，但也把话说得非常全面了：真正优秀的儿童文学就是要大人和孩子都喜欢——当然首先是孩子喜欢。这话不涩不绕，不故作高深，但有理论的普适性和深刻性，所以是真正的理论。又如，金曾豪在谈动物文学时，把这种“大自然的视角”称作“上帝的视角”，可谓一针见血。他又提出了“反拟人化”的理论主张：“写动物小说就是写动物世界，不要跟人类世界故意进行简单的链接。我最反对拟人化。我觉得这是动物小说跟童话的区别。我写的是真正的小说，只不过是把人变成了动物。小说必

须有三个原则，有个性，有情感，有社会。我觉得动物世界这三个原则都具备，我不需要拟人。它跟人类社会当然是有关系的……但是这个关系最好就是‘比兴’的关系，我觉得这是动物小说最好的境界。看了这个作品，读者可能会联想到人类社会的什么，这就是比兴，不是简单的直接的联系，不是等号。”这是由长期的创作实践而升华的理论。可见，真正的理论光靠理论家是创造不出的，必须是理论家和实践家结合，才有理论创造可言。

其次，有助于对作家的理解，从而也有助于文学批评的进展。仍说孙幼军，他在最后向小读者推荐书时，介绍了两本：“中国的是张天翼的《大林和小林》，外国的是《吹牛大王历险记》。”从这里，我们就能知道他对童话艺术的追求是什么了。从这两本书中，我们能感受到那种挡也挡不住地向外涌的童趣，还有那无穷无尽的狂野的想象，这不正是孙幼军的风格特征吗？在彭学军的访谈中，有一段话也很有意思：“最初是写短篇，几个短篇一出来，有人觉得我是在模仿沈从文，我觉得很奇怪，那时好像只读过他的《边城》，再说，我和他的语言风格也不像呀。后来是我自己悟出来了。我发现，在写别的题材时，边写边在心里默念用的是普通话；而写湘西题材时，在心里默念用的是吉首话。我这一类的作品总让人想到沈从文，不是说我写得有多好，只因为有一种相同的湘西气韵在那里。毕竟，他走过的青石板路我也走过，他喝过的沱江水我也喝过。”这就解决了很多批评者心中的疑难。看来，风格上的传承，除了通过作品，也可以是通过作品赖以产生的土壤，通过一种创作的基因上的相似或相近——这可说是很有意味的发现。当然，有的作家创作上的不足，从答问时所流露的心态上，也可以找到端倪，在此我就不展开了。

再次，不少作家谈出了很新颖的见解，在许多具体的层面打开了我们的眼界。这就不仅是前文所说的理论的创造，也必将大大推动今后创作的进展吧。比如，韦伶在回答关于少女文学的特质时，说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：“少女在告别女孩而又还未长成女人的蜕变时期，有一个发呆、走神、做白日梦的阶段，人们爱把这个时候叫作少女的‘多梦时节’。这时的女孩是有些迷离的，比男孩要‘痴’和‘疯’一点。她是活在双重世界的人，一半活在现实中，另一半活在梦想与幻觉中。这时候的女孩有不少经历在内心中完成，那些经历美妙而激越，笼罩着女孩一天的情绪和行为，却不为外人知晓。这是由身体到心智到行为的一个连环过程，是太有文学价值的含苞期少女的青春现象。可惜我们挖掘得还那么浅显和零碎。这种走神中的女孩，常常在劫难逃地将青春生命和宝贵时光交付给精神游历行为……这种状态和心境本来就是文学艺术的滋生地。”这节内容相当丰富，我这里不做“文抄公”了，读者自可翻开书页细读。

总之，这是一本好看而又有多重价值的好书，我有幸先睹，遂在此做真诚推荐。

2015年10月5日

于沪西香花桥畔

（刘绪源，作家，学者，曾任《文汇报》“笔会”副刊主编）

目 录

- 01 孙幼军：“怪老头儿”的快乐事儿 / 1
- 02 金 波：为童年种植真善美 / 9
- 03 李毓佩：让数学乘着文学的翅膀 / 17
- 04 年 红：跟小朋友在一起我只有 6 岁 / 25
- 05 张之路：怀着感情和敬畏写作 / 33
- 06 金曾豪：以“上帝的视角” / 43
- 07 梅子涵：聆听生命里的歌声 / 51
- 08 沈石溪：在动物世界里享受纯粹的快乐 / 63
- 09 秦文君：对书籍的感情，对童年的坚守 / 71
- 10 黄蓓佳：小船摇向童心深处 / 79
- 11 孙建江：“一口寓言”闪耀哲思火花 / 87
- 12 郝月梅：笑看“捣蛋鬼”和“小麻烦人儿” / 95
- 13 冰 波：还记着尾巴在水里甩动的感觉 / 103
- 14 方素珍：撒播书香的种子 / 111
- 15 程 玮：牵引孩子走向广阔的世界 / 125
- 16 徐 鲁：记忆里纸窗上的月光和树影 / 137

- 17 祁 智：我就在书中等你 / 145
- 18 彭学军：也走过沈从文的青石板路 / 155
- 19 韦 伶：一株花树在笔下噼噼叭叭绽放 / 165
- 20 汤素兰：我与童话一见钟情 / 177
- 21 章 红：写出儿童心灵的亮晶晶 / 185
- 22 郁雨君：从千万株蒲公英里走出来 / 193
- 23 王一梅：月亮河中漂来的故事 / 205
- 24 杨 鹏：喜欢沉浸在想象的世界 / 213
- 25 韩青辰：我写作只为我的心 / 223
- 26 孙卫卫：一直保持孩子的心态 / 231
- 27 汤 汤：一个偶然的童话 / 241
- 28 陈诗哥：童话是世界的本来面目 / 251

后记：自问自答 / 263

孙幼军

『怪老头儿』的快乐事儿



告诉你一个秘诀：每天写一篇日记，一辈子就会变成两辈子。这可是我的切身体会喔！

孙幼军

作家简介

孙幼军（1933—2015），生于哈尔滨。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。毕业后从事汉语教学，业余进行些文学创作。1961年出版长篇童话《小布头奇遇记》。长篇童话还有《没有风的扇子》《小济公传》《漫游奇境》《漏勺号漂流记》（与孙迎合著），系列童话集有《怪老头儿》《小猪唏哩呼噜》，中篇童话有《怪老头儿前传》《云里国历险》《白妞儿和妖精》《蛤蟆将军和他的兵》《神秘的大鸟》等，短篇童话有《小贝流浪记》《小狗的小房子》等。另有小说、散文百余篇及译作8种。1990年获国际安徒生文学奖提名、国际儿童读物联盟荣誉作品证书。多次获国内儿童文学奖。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。

学者点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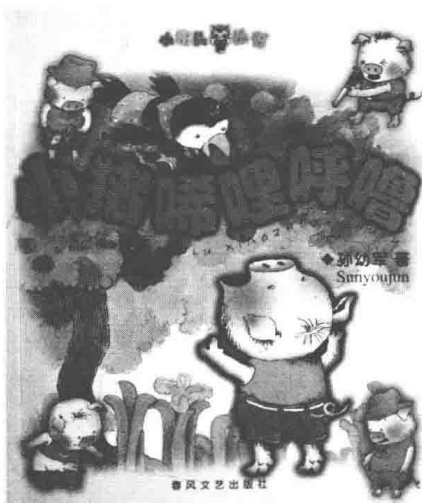
要在中国找一位最儿童化的儿童文学作家，我投票选孙幼军。他以一种“绚丽之极归于平淡”的写作化境在不经意中将儿童生活包括他们的行为、语言艺术化，并用最浅显的文字、最简单的句子将故事讲得生动有趣，将人物刻画得神情毕肖，将环境描述得情趣盎然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，我们称孙幼军是“一个生就的而非造就的”童话作家。

——吴其南

问：人们提起您的童话，一定少不了这么几部：《小布头奇遇记》《小猪唏哩呼噜》《怪老头儿》。这其中，您自己最满意哪一部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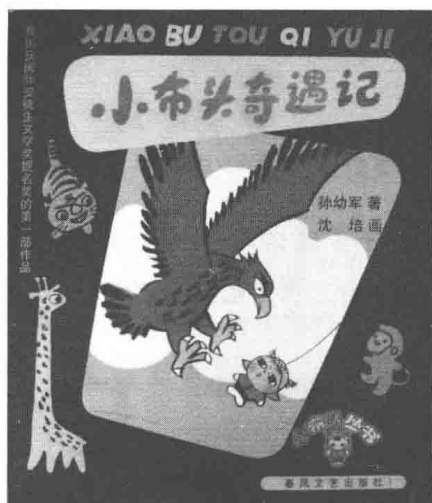
孙幼军《怪老头儿漫游奇境》



孙幼军《小猪唏哩呼噜》

答：我写童话，还有写别的东西，总是写到自己满意为止，不达到“最满意”我不拿出去。所以，依我的感觉，我都“最满意”，这问题只能让读者和评论家说话了，以他们说的为准。

问：在 20 世纪 60 年代，您就创作了著名的《小布头奇遇记》，40 年后又创作了《小布头新奇遇记》，您觉得自己前后的写作有什么变化？这种变化是自然形成的还是您有意追求的？



孙幼军《小布头奇遇记》



孙幼军《小布头新奇遇记》

答：写《小布头奇遇记》是由于我在报上看到一位出版社的编辑说，给孩子的文艺作品里没有介绍人民公社这个重大题材的。我看到的少儿出版社的稿约也有这项要求。我是学文学的，觉得文学作品不该是这么个写法，一则当时写文学作品就是这么干的，再则我急于出一本书，如不按出版社的要求写，人家不会给我出，于是就写起来。1989年，我不满意了，要求出版社停止出版，声称要修改，其实是下决心“枪毙小布头”。没料到压力很大，出版社催促不算，当年的小读者也替自己的孩子寻找，他们直接找我要书，造成我连珍藏的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的两本书也送掉了。四年之后，我实在顶不住了，当真修改起来，删掉有关人民公社的1万字，补写了老鼠洞1万字，让修改本在1994年4月重新出版。

《小布头新奇遇记》是另外一种情况。春风文艺出版社要出低幼儿童文学作品，另设了个“小布头丛书”，同“小布老虎丛书”并立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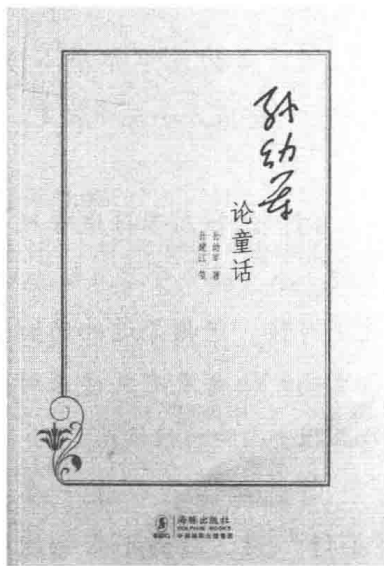
向我要《小布头奇遇记》。我说我跟人家的合同还有三年才到期呢！他们说，总不好让“小布头丛书”老是个空架子吧？要求我写一本《小布头新奇遇记》。40年中向我要“续集”的事不止三五件，由于我不乐意炒夹生饭，都婉谢了。这次我也拖了很久，直到有一天突然想：“让小布头给可怜的毛毛做伴儿不是很好嘛！”

毛毛是我小外孙，3岁就经历了那样多的感情折磨，真正是个“小可怜儿”。几年过去，我一想到他的遭遇仍旧鼻子发酸，忍不住写了个系列散文。不料写到4万字的时候，硬盘稀哩哗啦，怎么也抢救不出了。一下子，《小布头新奇遇记》的写作变成了我自觉的行动。

《小布头新奇遇记》远没有第一部那样走红，但它是我在没有框框的状态下写出的，我很爱它，而且想，如果在当年有这样一本书，它会比《小布头奇遇记》更受欢迎。它毕竟不是我初学乍练的产物了。

问：您在大学教授古代汉语，这可跟童话写作的语言相差远了。您是怎么协调的？

答：这个用不着协调。好比你喜欢摄影，跟你干什么都没关系，只管拍摄好了。时间上倒是需要协调一下子。我不把教学工作做好，绝不考虑业余创作，几十年都是这样子。这不是因为我觉悟多么高，是我的个性决定的。我干什么都想拔尖儿，何况在自己的专业上，我可不愿意让人家说我在本职工作上



孙幼军《孙幼军论童话》

是个草包。

问：您认为什么样的童话是好童话？

答：孩子喜欢的。

有人老爱说“孩子喜欢的作品不一定是好作品”，这话绝对正确。可我爱说的一句是：“孩子不喜欢的作品一定不是好作品。”具体到童话，当然也如此。

问：您有过写作苦思冥想而不得结果的经历吗？

答：这种情况太多了。我至今还有一个长篇、三个中篇童话放在那里，看样子已经报废了。

问：您现在主要阅读哪些方面
的书？

答：童话几乎完全不读了，
主要读一些成人小说和散文。

问：您和儿子孙迎曾经合作
写过一本《漏勺号漂流记》。在孙
迎小时候，您指导过他的阅读和
作文吗？他有没有反过来对您的
作品指手画脚的时候？

答：合作的不止一本。我
“指导”过，但差不多每次“指
导”，他都昏昏然欲睡，很影响我



孙幼军、孙迎《漏勺号漂流记》

的情绪，后来索性不再“指导”。

指手画脚是有的，但在通常情况下，他不大爱讲。他没有我有话一吐为快的基因，人很内向。



孙幼军骑车载我国台湾诗人林焕彰

问：几十年来，您为孩子们奉献了那么多快乐与智慧，请问您得到了什么？

答：我得到的是进入暮年时的最大安慰，感到一辈子没有白活。

问：最后，请给孩子们推荐一部童话作品。

答：中国的是张天翼的《大林和小林》，外国的是《吹牛大王历险记》。

（2006年5月访谈）

